

# 日常生活的抵抗：從 S. Lash 《資訊批判》 觀點看台灣關機運動

蔡秀芬

《摘要》

2002 年 Scott Lash 透過《資訊批判》一書，針對廿一世紀時代變遷，提出資訊社會批判的新典範的可能性。他認為新型態網絡社會裡資訊極度壓縮、快捷、及斷裂的特性，使得批判理論的實踐受到侷限。因此批判的進行，自應摒棄傳統理性超驗的批判理論，而是進入「日常生活」的情境，進而整理並呈現資訊現象背後的各種意涵。然而，此一理論的相關實證研究仍屬罕見，本研究故以台灣 2004-2006 年間的民間自發的關機運動為例，藉以檢視 Lash 的資訊批判理論的適用性，並試圖對於部分理論論述提出修正。

然而，多年在台灣從事媒體改革運動者雖然贊同此關機運動，但對於該運動以關機作為「目的」深感憂心，認為「關掉電視」運動並無法根本改變媒體環境，因此主張關機運動應作為政府致力媒體改革的「策略」，而非「目的」。

針對此運動本質的辯論，本研究首先將採用 Lash 的理論，分析關機運動當中「關掉電視，開啟生活」運動的特性，和傳統媒體改革運動的定位差異（如：1. 日常生活形式 vs. 超驗批判理論、2. 生產主體 vs. 接收主體、3. 媒介即訊息：指涉物、目的與意義 4. 觀念藝術作為藝術批判），並理解為何將關機運動視為改革「策略」的矛盾和問題所在。

其次藉由關機運動之例，引用 R. William 對「科技的使用」的論述，來檢視和批判 Lash 所提出「日常生活批判」優於「理性超驗批判」的觀點，進而提出筆者對 Lash 理論的修正建議。

關鍵詞：資訊批判、關機運動、批判理論、科技的使用、日常生活

# 壹、前言

2002 年，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College）社會系教授兼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Scott Lash 出版《資訊批判》（Critique of information）一書，以綜覽審視古今智識名家巨擘的典籍和重要論述，而後提出其擲地有聲的「資訊批判」理論。若啟蒙時期康德（I. Kant）的論述嘗試要問的是：「知識如何可能？」，詮釋學大師 H. Gadamer 嘗試釐清的是：「理解如何可能？」，那麼藉由《資訊批判》一書，Scott Lash 要問的則是：「資訊社會批判理論如何可能？」

在《資訊批判》中，Lash 意識到當前資訊社會是一個處於極度快速、壓縮，和如蜘蛛網般的綿密複雜網絡，傳統批判理論的實踐已無法自外於現象超然以對，因此批判的進行，應是以進入由資訊所建構的社會與文化情境中，尤其是「日常生活」的融入，進而整理並呈現資訊秩序（或失序）現象背後的各種意涵。因此，Lash 在此書意欲建構的，是一個以游移不定的資訊社會（disinformation）為主體的資訊批判。而批判的方式，是以「表現」（presentation）作為實踐性知識的累積。

然而，感於電視對人們的身心健康和人際互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自 1994 年來，由美國民間組織所發起的「關機運動」，逐漸傳至歐陸、南大洋洲，甚至台灣。台灣自 2004 年以來，也開始有民間團體於每年四月發起關機運動。有別於以往傳統「由上而下」的媒體改革（像是知識精英、學者等以謀求媒介政經體制改革、加強民眾媒體識讀教育、鼓勵另類媒體發行），這項「由下而上」作為抵制科技文化負面影響的運動，其發起的動因與運作方式（也就是不論節目好壞，一概關掉不看，只為了重新尋回既有人類生活與人際相處原有生活樣貌，如家庭生活和成員溝通、鄰里互動、散步健身等），似和 Lash 所提透過融入日常生活的批判，並以「表現」（presentation）作為實踐性知識累積的概念很相近。

不過，對於關機運動的主張和訴求，究竟是一促進電視改革的「策略手段」，還是關機本身就是「目的」，以便藉「關機而開啟生活」？論者各有其不同看法和論述。以最早發起的美國民間組織為例，他們對於關機運動的定位在於視電視為一有害身心的現代科技，為避免其負面影響，於是以關機來宣示抵制其負面作用，故關機是一「目的」；反觀關心電視媒體改革的人士，他們認為單單關機不能改變整體媒體環境，因此希望透過「關機」這樣的行動來刺激媒體相關部門來改善媒體內容或改變媒介政經體制，是將「關機」視為改革的「策略手段」。

然而筆者認為後者的看待方式非僅在實踐層面難以達到其所想要的目的（因為多數媒體機構或執政當局仍然「我行我素」，鮮少因為民眾關機而願意改變媒體產製方式與內容），且有可能忽略關機運動在資訊社會所帶來的意義和本身所蘊藏的豐富訊息。故筆者認為有必要深入區分關機運動和傳統媒體改革行動的內涵特色、社會定位和意義，且筆者以為，藉由 Lash 在《資訊批判》裡觀點來分析和探討關機運動的內涵和定位，似乎更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何將關機運動視為改革「策略」的矛盾和問題所在。

但是在此需要言明的是，筆者並非否定媒體改革人士的用心，更非否定各種形式的媒體改革方針與行動。筆者在此文的分析和討論只是希望透過釐清關機運動的出發點、可能的作用和社會定位，以及關機運動和傳統媒體改革行動的差別，讓「橋歸橋、路歸路」的運動方向可以更為明晰，以避免因運動路線訴求模糊不明，反而達不到其應有目標和效果。這部分的筆者的立場和意見將在本文第四部份結論有更為詳細的整理和釐清。

## 貳、關機運動的源起、訴求與爭議

首先從電視普及後對人們身心和社會關係的影響談起。電視自 1930 年代問世以來，其數量增加速度和普及程度成等比級數成長，很快地即遍佈全球各國家庭。<sup>1</sup> 然而，有關電視對人們身心負面影響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如澳洲大學的 Merrelyn & Fred Emery 夫婦在《空洞的目光：電視媒體》（*The Vacuous Vision: The TV Medium*）一文中指出，兒童長時間看電視將造成腦部活動力大減，尤其是思考力和注意力。<sup>2</sup>

Miles Everett 也在《電視對孩童心靈的傷害》（*How Television Poisons Children's Minds*）一書中強調，「不論電視播放什麼節目，只要孩子花更多時間坐在電視機前面，對他們就是有害的。」因為電視節目為了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

<sup>1</sup> 以美國為例，1950 年時，擁有電視的美國家庭只佔 8%，然而到了 1957 年，即迅速成長至 78%，1964 年時，電視成長已接近 92%，家庭成員顯而易見的是主要收視者。參考 <http://www.twturnoff.org/>

<sup>2</sup> Merrelyn & Fred Emery 夫婦的研究指出，人腦中有阿法波（alpha waves），與類似催眠效果有關；還有貝塔波（beta waves），顯示意識、理性思考。研究發現，人在閱讀時，腦中產生活躍、快速的貝塔波，一旦轉為看電視，腦中立刻就產生大量的阿法波。看電視的時間愈長，腦中的阿法波愈強，貝塔波愈弱，腦部活動力大減，人就像被催眠一樣，思考力與注意力都下降。而長時間看電視造成腦部活動力大減，對兒童的影響尤其大。Emery, Merrelyn & Fred (1980), "The Vacuous Vision: The TV Medium", *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Film Association*, Win-Spr v32 n1-2 (27-31)

三不五時就會出現閃爍的色彩、特寫的畫面、大分貝的聲音。這些看來豐富的刺激，卻只能刺激腦部較原始的部分，不能幫助幼兒發展思考能力。<sup>3</sup>

電視除了對兒童帶來負面影響，也大大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與人際連結。James Lull 在探討電視之於家庭中所佔有時間和空間的「位置」時，特別舉他個人的親身經驗—將電視從客廳移至「電視房」，以使客廳恢復其家庭成員互動、接待客人的原有功能，來說明電視在家庭中所帶來的各種意涵和影響。<sup>4</sup>

## 插上毒品？：關機訴求由來

從上述研究報告結果和論述不難想像為何會有「關掉電視」的訴求出現。最早正式提出這個主張者，可溯自 1977 年 Mary Winn 的《插上毒品》（*The Plug-In Drug*）一書說起。作者 Marie Winn 本身也是個關心兒女的母親，在這本書中她可說是首度提出「關掉電視」的訴求。她指出，到孩子十二歲時，許多孩子已在半暗的屋子裏看過一萬小時的電視，他們不去玩，不與父母交通，不睡覺，但又不是完全清醒，看了又看，但多半並不瞭解所看的，更不會去評估所看的。<sup>5</sup>Winn 把電視比喻為毒品，一但插上電視機的插座，就如同吸毒一般令人上癮而無法自拔。

這樣的想法後來被美國 TV Free America 的市民組織採用，該組織於是自 1994 年起，於每年四月發動為期一周的「關掉電視」的定期性運動，他們以「關掉電視，開啟生活」（Turn-off TV, Turn-on Life）為訴求，認為人們應該把看電視的時間，用來轉為從事其他活動。1994 年，這個組織列了 51 種活動讓參與關機運動的人參考，到了 2005 年，他們不但發展到了 101 種，並且還逐月建議該月可以特別從事的個人或團體活動。其信念是「我們有能力決定電視在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故對於電視，與其等待別人來改善它，不如關掉它，把因此收回的時

---

<sup>3</sup> 該書還強調，新生兒還摸得到急急脈動的小腦袋，就像粉嫩的小身體一樣，在出生後經歷快速的發展階段，建立大量的神經連結。電視傷害了孩童的閱讀能力，改變了孩童的閱讀習慣，也就使得孩童失去想像力。引自吳韻儀，「電視傷害，你想不到的大」，《天下雜誌》，27 期。

<sup>4</sup> James Lull 指稱，其父母在 1950 年代初帶進第一台電視，起初將電視放在客廳，但後來他的父母認為，電視已成為他們家庭生活裡一個不受歡迎的入侵者，他母親堅持在家中加一個電視房，藉這種方式放置電視，使客廳恢復其原有功能，即家庭溝通、閱讀、休閒，及接待客人等。James Lull 以此說明電視之於家庭所帶來的幾方面意義和影響，包括：文化語境、人際關係、社會行動 和社會結構等影響。董宏川譯，(2005)，《媒介、傳播、文化——一個全球性的途徑》，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Lull, James, [1995]. *Media, Communication, Culture—A Global Approach*, Polity Press.)<sup>5</sup> 該書主要內容在於說明電視如何破壞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尤其是親子溝通。同時電視也成為父母下班逃避的機制，嚴重影響家人溝通的機會。Winn, Mary (1985), *The Plug-in Drug: Television, Children, and the Family*, US: Penguin

間留給家庭、親友，和自己。<sup>6</sup>

「關機運動」之風後來也吹到加拿大，一名為 Adbuster 的媒體非營利組織也於 1999 年開始舉辦「關機周」，並讓「關機」的概念擴散到世界各地，影響所及包括澳洲、瑞士、瑞典、芬蘭、挪威、英國、西班牙和荷蘭等國，他們並出版雙月份期刊，以「挑戰商業文化與資本主義、改變廿一世紀生活模式」為號召，在六十餘個國家流通。同時推動各項活動提倡商品去廣告、改善媒體環境、拒絕購買非必要商品、倡導環保、改變現有經濟體制等等，將關機的訴求擴大至經濟制度、媒體體制與社會整體影響的思考。<sup>7</sup>

## 台灣關機運動的發展歷程

台灣最早提出「關機」主張者，應是 2000 年以「媒體觀察基金會」為首的廿一個關心台灣媒體生態的社會團體，共同成立「媒體共ㄍㄨㄌ聯盟」，以「觀賞：大家一起來觀賞」、「關心：媒體需要大家關心」、「觀察：腥羶色怪齊觀察」、「關機：屢勸不聽就關機」等號召，期許透過全民監督媒體運動，來抵抗劣質電視<sup>8</sup>，然而，這些訴求落實在市民社會的力量仍屬有限。真正以集體行動來回應前述「關機」主張且引起社會關注者，則須從 2004 年苗栗社區大學主辦的「關機運動」談起。

2004 年 4 月，苗栗社區大學藉由「呼籲民眾關掉電視，思考家庭價值、走出去運動、及想想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媒體」的訴求，在 4 月下旬一連五天的「關機日」，呼籲社區民眾簽署關機盟約，並藉由「家庭日」、「媒體日」、「健康日」等相關活動，提供民眾在關機的這幾天，自由選擇參加家庭活動、媒體關懷講座和健身運動等具體行動來回應其訴求。儘管主辦單位從社區運動出發，但這卻是台灣首次較有組織和具體行動的關機運動，且至 2006 年為止，透過每年 4 月在苗栗社區舉辦，已累積三屆的經驗。

然而深入探討各國關機運動的主要訴求和目標，像是美國 TV-Turnoff Network 的關機主張，以及像是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關機運動訴求，他們似乎傾向於將關機運動當成「目的」，意即藉由關機找回家庭生活、健康的身心 and 正常的人際互動。<sup>9</sup>這種「目的」性定位的關機主張，對於努力將關機訴

<sup>6</sup> TV Free America 後來於 1994 年成立 TV-Turnoff Network，即 <http://www.tvturnoff.org/>。他們致力於使民眾關注收視過量的負面影響，並企圖把焦點從對媒介內容的爭辯，轉向使民眾認知擺脫電視束縛是多麼愉快的經驗等等。參考自 <http://www.tvturnoff.org/>。

<sup>7</sup> 參考 <http://www.adbusters.org/>

<sup>8</sup> 詳見 <http://www.mediawatch.org.tw/modules/news/>

<sup>9</sup> 以美國 TV-Turnoff Network 的關機主張為例，從其網站所提答客問的問題之一，即可見其立場。問題之一：「電視都不好嗎？收看公共電視頻道不好嗎？」該網站的答案是：「看電視時多是被動、讓人久坐不起的。大多數人會一齣接著一齣看下去，而不是只看一個節目就罷手。關機運動就是

求當成媒體改革「手段」的部分學者而言，自然感到憂心，他們認為「假使關機只是目的，不但目的無法達成，也將另外縱容或惡化特定制度之下，電視的反民主後果，這特別是會使得民衆當中的低收入、高齡與兒童等背景的觀眾，因為不能從電視節目中，穩定且持續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內容，以致等於是被排除在合宜的資訊與娛樂環境之外，等同於遭到了歧視了。」<sup>10</sup>

將關機運動視為媒體改革的策略之一，從理性層面和運動訴求來看，並無不可之處，然而若從日常生活和關機運動的實踐層面來審視關機運動和媒體改革的關係，兩者之間似乎很難有直接有力的改革推進力，以關機運動作為刺激媒體改善電視內容品質而言，好像只能被當成是一種「道德訴求」；同樣，以市民關機運動作為刺激政府從事電視制度改革，其能發揮的驅動力也似乎很有限。究竟這兩種主張（目的 vs. 策略），以及「關機運動」本身，三者之間的關係定位為何？內在的深層矛盾又是什麼？筆者認為，透過 Scott Lash 在《資訊批判》裡的部分篇章和論述角度來分析關機運動，似乎可以幫助我們釐清此問題在現今時代的定位和相互關係。

## 參、從 Lash 的《資訊批判》看關機運動

在《資訊批判》一書中，Scott Lash 認為當前資訊社會裡，資訊極度壓縮、加速、抽離及斷裂等非線性特性，使得批判理論面對的不再是超驗式的理性本體，而是游移、不定，中介且混亂的資訊秩序。基於這個前提，Lash 揚棄「批判行動對立於批判主體」的理性思考模式，而採取一個以「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為出發點的批判路徑，意即以內在於資訊社會內部的經驗主義，取代以往理性主義或實證傳統的演繹路線來看待資訊社會的各種現象。

從 Lash《資訊批判》一書的內涵來看前述關機運動的特色，對比傳統媒體改革的論述與做法(如：加強市民社會媒體識讀、媒體政經制度調整、推動另類媒體等)，可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看關機運動的社會定位與意義脈絡。

---

不要參加者再去判斷什麼是好節目，什麼是壞節目，而是要使人集中心力去發現、去參與，去動手。」詳見<http://www.tvturnoff.org/>。

<sup>10</sup> 這類看法的學者在國內以媒體改造學社的學者為主，他們連續三年和苗栗社區大學合作舉辦關機運動，但因部份人士似乎比較傾向於將關機視為「目的」，而非改革媒體的策略性「手段」，支持後者的學者對此感到憂心之餘，積極的透過各種方式（講座、網站論述、研討會等）提出媒體改革的理念。以上引號內文字引自馮建三(2006)，〈開或關，這是個問題：評介美國關機運動〉，

《思想戰線》，第3期(總195期) pp.61-65。媒體改造學社學者的相關文章與論述參見該學社網站，<http://www.twmedia.org>

## 1. 超驗批判理論 vs. 日常生活形式

當前以電視為主要訴求的改革運動與批判論述，多以馬克思批判理論傳統出發，像是傳播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文化研究等，其所推動的媒體改革實踐方式較為具體的呈現則是（以台灣為例），公共媒體集團改革運動、市民媒體識讀與批判，以及鼓勵各種另類媒體等。這類運動背後理論共同的特色即是超驗（transcendental）且屬於理性主義，其問題意識也是從理性智識觀點出發，以生產論述性的知識為其勞動力報告。然而反觀關機運動的出發點和運動方式（尤以美國關機運動為例），似乎不是如此。

在《資訊批判》第二章中，Lash 定義「生活形式」時，指出生活形式的概念在本質上是一種反實證主義的概念。他認為生活並非有機主義的，而是生機主義（vitalist），且較傾向於現象學的。其中主要的概念即是胡塞爾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在現象學中，人們是透過「意向性」賦予事物意義，而非中立地理解事物。意即不再是從中立客觀觀察者的位置上獲得知識，而是從「興趣」（interest）的位置、從對於某些事物的「態度」上獲取知識。<sup>11</sup>此外，Lash 指出，在生活的形式以及本體論中，超驗的詞彙站在一個位於經驗之「下」的位置（例如：潛意識、馬克思下層結構的本體論意義）。「來自於上」（from above）的二元論已經由「來自於下」（from below）的二元論所取代，高度的二元論已經由深度的二元論給替代了（亦即「深層本體論」、「深層結構」）。<sup>12</sup>

由此觀點來看關機運動，可以明顯看出此關機運動顯然是一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改革運動，在關機期間，人們可以特別從事的個人或團體活動（如拿出家庭相簿，回想一下家族史、聽收音機、參觀博物館、寫信給朋友或親戚、學習烹飪、種植花草、開始寫日記、想一則故事寫下來...等等），換言之，人們透過慣習和經驗主義來累積實踐性知識，對比政經改革的媒體運動具有特定目標和方向，關機運動這種深入人們生活場域的運動方向自然顯得較為非特定、且充滿各種可能性。

---

<sup>11</sup> Lash, Scott (2002),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pp.13-14

<sup>12</sup> Lash 指出，生活形式提供人們一種新的垂直性二元論，這種垂直模式一方面立基於一種超驗的詞彙，另一方面則以一個經驗的語詞為基礎，在分類中(或認識論中)，超驗物位於經驗之「上」，就如同主體位於客體之上一樣。在生活的形式以及本體論中，超驗的詞彙站在一個位於經驗之「下」的位置(例如：潛意識、馬克思下層結構的本體論意義)。「來自於上」(from above)的二元論已經由「來自於下」(from below)的二元論所取代，而在科技的生活形式中，超驗詞彙已經被平面化至經驗之中，認識論與本體論的二元也已經被平面化至科技的激進一元論中。ibid. p.16

## 2. 生產主體 vs.接收主體

在《資訊批判》第七章中，Lash 引用 Paul Ricoeur 的論述說明當前資訊社會裡的兩種主體，一是由「生產」所產生的主體，另一則是由「接收」而來的主體。「生產出來的」主體是發言主體，而接收主體則是傾聽的主體。生產的主體是自我封閉的，而接收主體則是開放的。生產的主體是超驗的、符號學的，而接收主體則是內在性的或存在於生活世界之中的。生產的主體是以敘述性陳述的邏輯來運作，而接收主體則是以類比邏輯來運作。<sup>13</sup>然而在字裡行間，不難看出 Lash 的態度獨鍾於從接收主體來看待和批判事物。

儘管針對這種主客體二元問題，E. Husserl 曾提出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來化解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但在 J. Derrida 的符號理論裡，對於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曾提出懷疑。從 Derrida 的脈絡來看，互為主體性的問題是：一個正在經驗的先驗自我如何可以認識另一個同類的自我；一個先驗的主體如何構成另一個先驗還原主體的本質？Lash 因此提出，倘若沒有任何的物質性「面向」(aspect)或「印象」(impression)運作其中，那麼我們將不可能構成純粹在空間—時間上永不改變的現象。（這種物質性面向或可稱之為「社會性」）。<sup>14</sup>Lash 進一步提出「開放性身體」的概念，認為其主要是依賴於表意，而非透過生產，同時此「開放性身體」最主要與接收密切相關，它並非認知的、「自我邏輯論」(egological)主體的語音意義或論述性意義，相反的，它是觸覺的、視覺的、指示性的意義。<sup>15</sup>

從以上的討論，很顯然地傳統理性批判主義的媒體改革，不論是政經制度改革、另類媒體，和媒體識讀教育，都比較傾向於生產性主體，也就是以發言主體、自我封閉、超驗的、以敘述性陳述的邏輯來運作的；對比關機運動的方式，像是活動期間鼓勵民眾寫下關機日記、家庭生活日誌、或從事烹飪、運動、種花鋤草等活動，活動本身成為一傾聽的主體、開放的主體，且是內在於生活世界之中。同時，一般媒體改革的運動出發點較接近於傳統符號理論，後者則較接近 Lash 所說的「社會性」和「開放性身體」的概念。

## 3. 媒介即訊息：指涉物、目的與意義

在《資訊批判》中，Lash 經常引述 M. McLuhan 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書內的驚人論述來加以發

---

<sup>13</sup> ibid. p.79

<sup>14</sup> ibid. p.89

<sup>15</sup> ibid. pp.91-92

揮，其中像是 McLuhan 的箴言「媒介即訊息」，Lash 則進一步加以分門別類，以用來思考今日的全球資訊秩序裡的權力與符號。他以三個面向來理解「媒介即訊息」的意涵。首先：媒介即指涉物，訊息被理解為關切的客體，這個客體即是我們要關切與探討的對象。第二，媒介即是目的。媒介在以前僅被視為是一個手段，僅是一項工具，如今則已變成目的，亦即目的性(finality)、範疇性的。在第二種解讀上，媒介變成具有終極價值的事物。最後第三種解讀是最為普遍的：亦即，媒介即是意義。<sup>16</sup>

此外，Lash 還以 McLuhan 提出的冷熱媒體（如電視因以「馬賽克」拼貼方式敘事，描繪模糊，是為「冷媒體」；印刷媒體以文字敘事較為清晰，是為「熱媒體」）和因應電子文化、電子共同體所形成的全球化現象，用來和 B. Anderson 提出的線性民族國家革命所產生的想像共同體作一對比，並藉此提出「傳播者」和「公民」的概念，換言之，Anderson 提出的想像共同體所形成的「公民」概念，以逐漸被 McLuhan 提出的電子共同體所形成的「傳播者」概念所取代。

以上述兩概念來理解關機運動，在「媒介即訊息」部分，參與和發起關機運動者（尤以美國關機運動為例），多數係感於電視本身對人們身心和家庭人際互動的戟害頗深，他們不在乎是否因此錯過好節目，而是認定電視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故媒介本身即是訊息，也就是指涉物（電視）、目的（關掉電視）和意義（拒絕電視宰制），在關機運動的例證裡，似乎幫助吾人更能理解 McLuhan 和 Lash 的看法。再者，在電視全球普及的「電子共同體」脈絡下，關機者透過關機行動來抵制媒介社會裡的重要媒介－電視，並將其關機行動紀錄傳遞流通，或從事其它行動，其能動性和行動產出從某個角度來看已跳脫前述 Lash 所說的「公民」身分，而成為「傳播者」的身分，相對於傳統的媒體改革方式，不論是媒體識讀或體制改革，其訴求的行動客體比較是以「公民」的身分來完成。

#### 4. 觀念藝術作為藝術批判

在《資訊批判》的最後一章，Lash 提出以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的概念來作為資訊批判。Lash 指出在觀念藝術裡，觀者變成了使用者，詮釋變成了符碼，亦即透過意義，藝術家可以與詮釋的觀者進行協商。觀念藝術既沒有美學也沒有判斷，資訊的批判也是非判斷性的。倘若論述是由嚴肅的言說行動所組成，那麼觀念藝術的思考模式無疑就是不嚴肅的。這種思考就像是班雅明所說的

---

<sup>16</sup> *ibid.* pp.80-86

震攝經驗，如果批判是透過震攝經驗而得，對班雅明而言，批判本身即是透過震攝經驗來運作。<sup>17</sup>對 Lash 而言，人們可以無須在全球傳播流動之外，去尋找一個可以用來批判的著力點，因為資訊批判是內在於資訊本身之中。<sup>18</sup>

從關機運動所推出其他相關活動訴求，包括家庭成員交流、鄰里拜訪、參與戶外活動、舉辦社區活動，甚至拒買電視廣告產品，身體力行大自然環保工作，和心靈環保等等。這些活動從某個角度來看確實與觀念藝術的主張和定義相去不遠，換言之，關機運動也可當成是一個民眾集體性的觀念藝術，主辦者與參與者也都是詮釋者和觀賞者，這裡面不像媒體識讀教育有「美學」式的判斷，也沒有媒體政經制度改革的嚴肅言說行動，更沒有另類媒體的「論述/意義」主張，關機行動裡各種活動的資訊批判是非判斷性的，非嚴肅性的，其批判本身也如班雅明所說的透過震攝經驗（關機經驗）來運作，因此這種資訊批判可說是內在於資訊本身之中。

## 肆、結論：關機是手段？還是目的？

從上述透過 Lash《資訊批判》觀點來看「關機運動」的特色和定位，尤其是相對於以往理性主義批判理論出發的媒體改革行動，關機運動乃是一內在於日常生活裡的一種「抵制科技之生活形式」，而非外在於一超驗的理性行動。再就生產/接收關係來看，關機運動比較像是一個「開放的身體」，注重接收、傾聽，且內在於世界之中，而不是一封閉、超驗、敘述性的發言主體。此外，關機運動的基本立場傾向於 M. McLuhan 的「媒介即訊息」，是故關掉電視的「當下」自然成為行動的目的（即拒絕此媒體本身所帶來的各種戟害），而民眾在此運動中的各種行動和主張，也從公民角色跳脫為「傳播者」。最後，關機運動好比一場觀念藝術，主辦者（藝術家）和參與者（觀賞者）一同於內在資訊社會裡「震攝」於關機後的各種情況，既非判斷性的批判，也非嚴肅性的言說（當然在當中想要批判或言說都可以，只是他們的批判和言說和理性超驗者不同）。

---

<sup>17</sup>Lash 認為，在觀念藝術裡，形式主義的藝術作品對於觀者的詮釋當然具有意義，亦即透過意義，藝術家可以與詮釋的觀者進行協商。而觀念藝術比較是需要觀者/使用者的操弄，正因為它是不完整的，所以觀者必須將剩餘的部份填補上去，觀者變成了操弄者，不再進行詮釋，而是在從事創作。因此，觀念藝術就像是在三維空間裡進行組裝和思考。同時這種思考也像班雅明所說的震攝經驗，班雅明是一位批判理論學者，Lash 指出，若說他的同僚與朋友阿多諾提供關於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那麼班雅明則提供資訊的批判。此資訊批判透過思想、透過震攝經驗，而非透過意義，反而是經由操弄而得以發生。ibid. pp.215-220

<sup>18</sup> ibid. p.220

經過這樣的定位和分析，不難理解前述媒體改革人士將「關機運動」定位為「策略」時，所會產生的矛盾和難以推行的窘境。這樣的矛盾和窘境的背後，似乎也反應了從「理性」角度出發的觀點和運動，與從「日常生活形式」角度出發的觀點，確實有很大的不同。從理性角度出發的運動訴求較為線性而單一，進入「日常生活形式」所帶來的批判和行動訴求似乎較為廣泛，運動方向也易呈現放射狀，以關機運動為例來看這兩者之別，不難見其差異。

### 「日常生活」批判優於超驗理性批判？

這樣看來又可能引來如下問題，首先，難道關機一途才能真正一勞永逸地避免電視負面影響嗎？電視科技在人類社會難道完全沒有正面功能和作用？又是否因為關機而錯失優質節目？同時，在結構性的影響下，關機群（尤其關機者多以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為主）是否會使得優質節目因為沒有閱聽眾而遭到扼殺，而爛節目繼續「毒害」中下階層人士、家庭主婦、老人和小孩等弱勢族群？此外，就《資訊批判》所提的批判角度來看，進入「日常生活形式」的非超驗式批判，在當前資訊社會中，是否就優於馬克思傳統的超驗式批判理論？而其影響下的社會行動，像是關機運動，是否就優於傳統的媒體改革行動？這一連串的問題可從 Raymond Williams 的「科技與社會」一文談起<sup>19</sup>。

感於時人對於電視的發明改變了世界的這種說法，Raymond Williams 意識到這樣的一般性論述可能反而使我們錯失對某種特定意義的理解。他認為此乃因為這些論述背後存在了一些最困難和最無解的歷史和哲學問題，而這些一般性論述反而矇蔽了我們對問題深層結構的理解和看見。最常見的思考焦點，是探討電視所帶來的「效應」，如電視在社會行為、文化和心理條件下所帶來的影響，使得電視成為社會變遷的重要「肇因」。但 Williams 指出，當前關於探討電視的效應只停留在表面層次，他建議從「效應」和「肇因」的指涉和說法深入探究，如科技與社會的關係、科技與文化的關係、科技與心理學的關係等這些更深層的問題去發掘。

### 問題在「科技」本身，還是「科技的使用」？

Williams 指出，面對任何單一科技的個案問題，我們並不是真的知道在討論的是「科技」，還是「科技的使用」；是必要的建制或是特定而會改變的建制（institutions）；是討論關於內容，還是型式等。如果科技本身是個「肇因」，那我們應該致力於改變或控制其影響。若科技的使用才是「肇因」，那麼關注的

---

<sup>19</sup> 該文出於 Williams, Raymond, (1990),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Routledge, ch.1

便在於是什麼樣的因素、什麼樣的行為，產生相關的效應。<sup>20</sup>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之下，Williams 幫助我們看見科技本身所帶來的問題，和科技的使用（包括背後的建制與政經結構關係）兩者所帶來的問題，需要分開來談。

針對「科技本身」所帶來的問題，以電視為例，像是電視對兒童腦部發育的負面影響，以及為家庭成員溝通造成阻礙，長期關機是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但是在絕大多數的民眾難以全面關機的情況下，選擇一段期間暫時關機，以鍛鍊「開機關機操控自如的功力」，也是一個辦法。以美國 TV-Turnoff Network 為例，其所設定的關機目標之一，正是鼓吹民眾藉由七天不看電視，讓人們更可以知道自身看電視的習慣是什麼、有些什麼毛病，日後看電視也就會具有更銳利的批判眼光。電視「齋戒」如同一條通往媒體公民教育的路，連續多天「齋戒」電視，一方面為的是能提供充分時間讓參加者開發較為有益身心的活動，另一方面則是期許在「齋戒」反省後，未來較能「自由」開機，儘可能的避免被「電視」制約。<sup>21</sup>

再就「科技的使用」所產生的問題來看，包括國家機器如何使用該科技，其政經結構與建制方式如何，乃至於該科技使用結果與影響等，同樣以電視為例，其需要探討的問題面向，恐怕不是光關機可以徹底解決，仍得回到政經結構的批判和改革的路線來，或藉由媒體識讀與另類媒體來彌補電視科技機制對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 日常生活批判與理性主義運動同樣重要

如此看來，理性主義超驗式媒體改革，和進入日常生活形式的媒體改革，兩者所處理和面對的問題雖是面向不同，卻都不可或缺。「由上而下」（如廣電體制公共化）的改革方式在現今媒體財團化和商業化的衝擊下有其必要性和社會意義，同樣的，「由下而上」地從市民社會日常生活對於電視能練就「開關自如、從心所欲且益於身心」的功力，也更為重要。兩者之間「水幫魚、魚幫水」並無衝突之處。

但若是將「關機運動」訴求的目的和策略關係混為一談，就容易產生實踐層面的矛盾和訴求曖昧不明的問題，故回到先前的問題：就《資訊批判》所提的觀點來看，「日常生活形式」的非超驗式批判，是否就優於馬克思傳統的超驗式批判理論？而在其概念號召下的社會行動，像是關機運動，是否就優於傳統的媒體

---

<sup>20</sup> ibid.

<sup>21</sup> 詳見 <http://www.tvturnoff.org/>。

改革行動？從上述分析來看這兩個問題，筆者認為，儘管 Scott Lash 的《資訊批判》在解釋關機運動時似乎有其適用之處，但卻非適用於解釋所有當前資訊社會裡的各種現象，因此自然無孰優孰劣的高下之分，而是看其適用與否之別。

此外，儘管對部分社運人士，或從 Scott Lash 《資訊批判》的觀點來看關機運動，「關機」似乎是目的之一，至少從短期的「運動」本身來看是如此。正如有媒體改革人士的觀點所言，關機運動訴求不在於抵制電視，而在於重新思考自己與電視的關係，作一個「役電視」，而非「役於電視」的閱聽眾，進而將關機運動視為一種「新生活運動」<sup>22</sup>。但若從「長期關機」的角度將關機視為目的，從社會整體結構來看，筆者也實不願樂見，畢竟如媒體改革學者馮建三所關注的影視文化消費的雙元結構問題，或是傳媒環境長期下來的放任惡化問題<sup>23</sup>，皆是吾人不得不三思的重要課題。

但若從社會學者葉啟政所關注傳媒體系理路籠罩下的「人的自主問題」來看，或許可以從「關機運動」嘗試找到一點曙光。在「傳播媒體蔭底下人的天命？」一文中，葉啟政感嘆「來自傳播媒體體系的結構理路所衍生之這樣的一種缺乏狀態，讓人們失去了孕發靈性的氣勢。...而(人們)在缺乏來自心靈內處的自覺做為盤裡的底蘊，...終究是使得人們...存在著足以引發情緒爆炸的不穩固因子。」<sup>24</sup>如果關機運動能使閱聽眾「自如而聰明」地開／關機，提升的將不只是人的自主能動性，更是集體性的媒體素養水平。

本文嘗試以 Lash 的《資訊批判》觀點，初步且「大膽」分析關機運動的內涵、社會脈絡與定位。說是「大膽」，是因為 Lash 《資訊批判》的內容龐雜、論述理路費解，運用相關概念時如履薄冰的心情，自是不在話下。即使如此，筆者相信本文仍可能有錯用或誤解 Lash 觀點之處，有待識者提出指正和建議。在此

<sup>22</sup> 這類觀點如媒體改革學者管中祥所言，媒體改革的確是「關機運動」的目的之一，但重點不在於抵制電視，而是希望透過這項活動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和電視的關係，作一個有「役電視」，而非「役於電視」的閱聽人；另一方面，如果只把「關機運動」的關懷侷限於改革媒體，那麼，將可能忽略「關機運動」在生活上的積極意義，因為「關機運動」其實是一種「新生活運動」。管中祥(2006)，〈媒體觀察：關機是一種新生活運動〉，《台灣立報》，2006/04/21

<sup>23</sup> 馮建三認為，「即便沒有關機活動，社會上早就存在為數不少的「關機」人口。其中一類人是在有選擇的條件下，刻意選擇不看；另一類人則在沒有選擇下，被迫不能觀看。前者與後者這兩種人必然還是有所往來，必然間接地通過傳媒所設定的議題與社會氛圍互動，於是就這個層次觀察，不看電視的人等於是看電視的人設定了大家所必須共同面對的社會話題與文化水平。不管是出於無奈，還是出於主動的選擇，關機最多僅能在特定時刻使關機的人免於受到電視的干擾，但長期來看，這樣的獨善其身除了有所不能外，等於是讓對於自己勢將產生影響的傳媒環境，拱手讓人決定了。」引自馮建三(2006)，〈開或關，這是個問題：評介美國關機運動〉，《思想戰線》，第3期(總195期)

<sup>24</sup> 葉啟政(2003)，「傳播媒體科技蔭底下人的天命？」，《中華傳播學刊》，pp.48-50

同時，還是很希望未來有更多關於《資訊批判》評述，或論述實踐的文章出現，從而檢視 Lash 所提出的資訊批判理論「在資訊社會的批判實踐裡，如何可能」。

## 伍、參考書目

吳韻儀，「電視傷害，你想不到的大」，《天下雜誌》，27 期 馮建三(2006)，〈開或關，這是個問題：評介美國關機運動〉，《思想戰線》，第 3

期(總 195 期) pp.61-65

董宏川譯，(2005)，《媒介、傳播、文化——一個全球性的途徑》，北京：商務印書館(原書 Lull, James, [1995]. *Media, Communication, Culture—A Global Approach*, Polity Press.)

管中祥(2006)，〈媒體觀察：關機是一種新生活運動〉，《台灣立報》，2006/04/21

葉啟政(2003)，「傳播媒體科技蔭底下人的天命？」，《中華傳播學刊》，

Vol.4(12):3-75

Emery, Merrelyn & Fred (1980)，”The Vacuous Vision：The TV Medium”，*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Film Association*，Win-Spr v32 n1-2 (27-31)

Lash, Scott，(2002)，*Critique of Information*，London: Sage publication

Williams, Raymond，(1990)，*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Routledge

Winn, Mar (y 1985)，*The Plug-in Drug：Television, Children, and the Family*，US: Penguin

<http://www.adbusters.org/>

<http://www.mediawatch.org.tw/modules/news/>

<http://www.tvturnoff.org/>

<http://www.twmedia.org>

# Daily Life Resistance: Exploring the “TV Turn Off Movement” in Taiwan from Scott Lash’s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Perspective

Shiou-Fen Tsai

Since 21st century technology society is characterized by extreme compression, speed, and fragmentation, sociologist Scott Lash inquires about “Is a critical theory possible in the contemporary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proposes a new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society critique in his book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in 2002. In this book, Lash illustrates the limitations and inadequacy of traditional critical theories. Therefore, by processing the information critique from his viewpoint, we should abandon the traditional rationalism or transcendental theories, and enter into the situation of “daily life” (or “forms of life”), to reorganize and present the various meanings of information society phenomenon. However, since the relevant practical research or empirical study of this perspective is still scarce,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TV turn off movement,” initiated by Taiwan’s civil society from 2004 to 2006, as an example, to examine the adequacy of Lash’s perspective and propose some suggestions to certain aspects of Lash’s discourses and viewpoints.

Although some media reformers in Taiwan generally support the “TV turn off movement,” they are still keenly concerned about “turn off TV” itself as a “goal” which may not be able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media environment. Hence, these reformers advocate that the “TV turn off movement” should fix its position as a “strategy” of media reformation instead of a simple “goal” of turning off the TV.

In light of such arguments, this study first adopts Lash’s theory to analyze the diff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V turn off movement” and traditional media reformation. It then uses this theory to comprehend the problem and dilemma of positioning the movement as a “strategy” of media reformation. Secondly,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 “TV turn off movement,” this study quotes from the discourses on “the usage of TV technology” by Raymond Williams, to explore and critique the viewpoint of “daily life critique” surpassing “rationalism or transcendental critique” which is proposed by Lash.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to amend portions of Lash’s discourses.

**Key words: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 TV turn off movement 、 critical theory 、 the uses of technology 、 daily life**